

地震“震出”丈夫地下情人,瘫痪女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,不得不接受其照料

地震致瘫女子屈辱面对第三者

妻子:面对丈夫情人,很屈辱

妻子地震中被砸瘫,丈夫让情人去医院陪护

5月12日中午,彭州龙门山镇的村里,王立兰一人在家睡觉。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,她被埋进废墟。几小时后,邻居把她挖出来。她的腿断了,脖子以下失去知觉。她被邻居抬到一块较安全的空地上躺了一夜。

5月13日下午3点多,空军部队进入村庄,救出王立兰。24日,伤情严重的她被转移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救治,没有亲人能陪同。

王立兰一家4口,3个生活不能自理,丈夫张英泽要照顾9岁的儿子和81岁的老父亲。丈夫给她打电话,说你娘家人都不去,我

只得找一个人去照顾你,你同意不?

“你随便找哪个人来我都接受。”王立兰说,随后,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当时心里咯噔一下。”王立兰说,地震前,丈夫就经常晚上不回家,她怀疑丈夫在外面有情人,但是一直没证实,直到地震,对方浮出水面。

“感觉很屈辱。”王立兰说,但她已别无选择。她父母都是残废,哥嫂都在外地打工,妹妹家也受灾了。

在丈夫“女朋友”的陪同下,王立兰在沈阳医治了两个月。

去年的地震中,四川彭州女子王立兰被砸成了截瘫,脖子以下全无知觉。

“祸不单行,丈夫先前的情人又进入她的生活。无法动弹的她生活开始充满了屈辱:自己不得不接受情敌的照料。

王立兰现在躺在病床上,一动不动。她的眼角滚出两滴泪水,显示出这依旧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除此之外,她没法支配身上任何一部分肢体。

丈夫说,自己可以永远照顾她,但是要和她离婚,再和情人结婚。情人也愿意,表示可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。

王立兰不肯离婚,“离了,老公和新房都是那个女人的了。”到年底,她家就能分到一套崭新的房屋。房屋可以重建,但她看不见婚姻重建的希望。

情人:端屎倒尿,得不到感谢

刘慧以张英泽女朋友身份住在张家,并护理着他妻子,有时两人会激烈吵架

王立兰出院后,被抬到了家中。所谓的家,是龙门山镇东林寺的板房,每家只有一间。其间,刘慧已经以张英泽女朋友的身份公开居住在那间板房里。王立兰说,刘慧最初不让她住进那间板房,两人吵了一架,她才住了进去。

王立兰承认,刘慧照顾了她。但是,“那女的在我老公面前对我很好,背着丈夫她就骂我。”有一天,两个人吵起来,吵架后,刘慧一气之下离开了板房。刘慧说,吵架的起因是王立兰“用很脏的话骂我。”“我给她弄屎弄尿,脏了的床单、衣服都是我一件件洗干净,她一点也不感谢我”。

这次吵架是王立兰灾

难的开始。由于丈夫在外挣钱,王立兰有三天没人照顾。那三天里,她躺在床上,没水喝,也没饭吃,全身无法动弹,大小便弄满了床铺。因为缺少翻身和擦拭,王立兰身上生了严重的褥疮。整个房间充满恶臭。

三天后,刘慧回到板房,给王立兰擦拭身体,清洗脏衣物,清理房间。

“我女朋友一点也不嫌弃,如果不是王立兰的嘴伤害到她,刘慧会一直照顾她的。”张英泽说,每次护理不愿来了,就是刘慧去照顾妻子。“王立兰的嘴。”张英泽说。在东林寺板房区,少数几位肯接受采访的邻居也认为,“王立兰的嘴很厉害”。

情人:爱他,只能帮他

老公的情人刘慧看到张英泽痛苦,便同意在沈阳陪护他妻子两个月,并把她接回了张家

张英泽的“女朋友”叫刘慧(化名),27岁,2007年,结识了张英泽。遇上这种事,刘慧也觉得没办法,“我很爱他,只能帮他。”

“幸亏了我女朋友,她心很好,才同意去。”张英泽说,他也爱刘慧。

“到沈阳两个月,张英泽从来不给我打电话,都是给那女的打。”王立兰说。2008年7月23日,王立兰从沈阳转院,回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。王立兰说,在成都二院,丈夫来照顾了她几天,整天骂她是废人,“坏事做多了,才被地震砸成这样。”

张英泽承认,有时被逼得很烦躁,确实对王立兰态度不好。他解释自己没有常去成都看望妻子的原因是在挣路费。之所以骂王立

兰,张英泽说是因为她一点也不动弹,吃饭也要一点点喂,所以希望给她施加压力,逼她能恢复点自理能力,自己吃饭。

王立兰说,他曾经拿筷子打她。张英泽说,有一次他把王立兰拉起来吃饭,“她像雕塑一样,我把她弄成什么形状她就什么形状,也不动一下,我生气拿筷子敲了一下她的头”。

11月10日,王立兰转院到华西医院。第二天丈夫来了,“呆了10分钟,后来再也没来看过我”。随后,刘慧来给她请了一个陪护,就走了。

12月28日,医院要求她出院。王立兰说,她一直哭着给丈夫打电话。28日晚上,还是刘慧来成都,把王立兰接回了家。



这张王立兰被救出的照片名为《众志成城 托举生命》,现成为她生活的动力。刘应华摄

人物档案

姓名:王立兰
性别:女
年龄:40岁
简历:四川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峰村村民。地震中,被砸瘫。后被上百名成都空军官兵,依次托举着,救出险地,成为地震中感人瞬间。

丈夫:不离开妻子,只为感恩

丈夫张英泽曾坐牢,妻子等他3年

在丈夫张英泽看来,王立兰“现在和植物人没什么区别”。医生说,“站起来的可能性和中彩票一样小。”“但是,我不可能不管她。”张英泽说,他对王立兰感恩。

张英泽和王立兰同龄,均为40岁。王立兰以前在他家门口的电厂上班,两人20多岁相恋。1993年,结婚。2年后,张英泽因盗窃电缆被抓去坐牢。“她等了我3年。”张英泽说。出狱后,两人的婚姻变得日益紧张,开始不停吵架。

“她性格刚烈,我也要

强。”张英泽说。然后开始闹离婚。最初,张英泽提到离婚,王立兰要求给两万,并带走孩子。等他有两万的时候,王立兰又要5万。等他又有5万的时候,又要20万。

“她其实一直不想离开我。”张英泽说。张英泽常年在外做盆景生意。2007年生意亏本,家里20万的小车被债主拿去抵押。张英泽说,地震前2个月,他们又一次闹着到彭州准备办离婚手续。但是到了彭州,他穷得30元的离婚证书费也交不起。婚没有离成,却遇到了大地震。



3月27日,王立兰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。张涛摄

丈夫:再婚前提是照顾前妻

女友刘慧说,愿用法律形式确认照顾她的责任

2009年元旦,王立兰和丈夫张英泽,还有刘慧一同在家过了节。她对张英泽说,你们把我推到民政局去,我们离婚,你们好结婚,“我是想试试我老公的态度”。

老公回答在她预料之中:我才不上你的当,这是大地震,全国都在关注,媒体也很关注你,民政局是不可能批准离婚的。“我认命,这辈子对她不抛弃,不放弃。”3月28日,张英泽说。

他不忌讳自己的顾虑,“我不可能不管她,一是良心上过不去,二害怕人指责我”。此前,他一直躲着媒体、医生、志愿者和官员。“如果再婚,对方必须接受她,就当我的姐妹照顾。”

刘慧,27岁。见到记者,这个打扮时尚,身材高挑的女子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她说家在邻镇,知道她和张英泽在一起,家人都反对,外面人也有很多风言风语,“但我这个人自我主观意志比较强,我不怕”。

为什么看上张英泽?“我也不知道,他这个人心地好,尽职责”。

“我把她当姐。”刘慧一直称呼王立兰“兰姐”。她说着自己的打算,“等政府分了房子,大房间分给兰姐,小的留给我们”。刘慧说,“兰姐骂我,我不在意,女人嘛……”她说,等兰姐的伤情稳定下来,再商量离婚,“到时请律师在场,把我们照顾她的责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。”

妻子:我不上当,不会离婚

王立兰说,离婚了老公更不会管我

不过王立兰不相信这些。“我才不上当,如果离婚了,老公更不管我了”。现在王立兰除了流泪和微笑,没有任何活动能力。她曾让老公去买50片安眠药,“我喝了,死了算了”。他问,那法医鉴定怎么办?“我说,我也不告你”。

他说,“我才没那么笨。你不告我,国家会告我。你经常让我上当”。

在调侃死亡的痛楚中,王立兰只知道自己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。失去疼痛感的身体因为缺乏翻身和康复训练,烂出了几个洞。她却不知道。

四川省卫生厅医政处负责人介绍,地震伤员治疗出院后的康复归残联负责。

而四川省残联官员介绍,对于王立兰这样的截瘫病人,需要的是终身护理,残联也没有办法。

残联官员还说,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资金。不过,此前四川省民政厅官员对媒体称,去年12

月31日之前是归卫生部门管,之后“国家还没有出政策”。

2月19日,华西医院康复中心的医生宗慧燕发现王立兰康复情况不好。她把情况反映到四川省卫生厅和省残联。王立兰于3月9日被接到成都二医院,进行免费救治。

成都二院康复中心医生李攀介绍,王立兰因为长期营养不良,目前严重贫血,需要补充营养,等伤口长出新肉后才能靠手术治疗褥疮。

“我也想吃点好的,但是我没有钱买啊。”3月26日,王立兰哭着说。她床头放着一张照片。风雨中,几十位身穿迷彩雨衣的官兵高举双手,托举着担架上的王立兰,在乱石堆中攀升。

这张照片叫《众志成城 托举生命》。王立兰说,如今,这成为她活下去的一种动力。“看到照片我就高兴。”她说。

《新京报》供稿

写给他们

我想好好地活着

好心人们:

我能活到现在,多亏了空军的战士。他们都是年纪不大的孩子,把我救出来好不容易。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。心情再不好,想到空军部队我就高兴,看到照片我就高兴。

我要特别感谢空军的刘应华(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处摄影记者,《众志成城 托举生命》拍摄者——记者注)。我在二医院时,他花了好久才找到我。我家里没有钱请护理,我只好给他打电话,他马上赶过来给我送来2000元。后来我又没钱了,只好再给他打电话,他忙,就让他爱人给我送来了1000多元。后来我转到华西医院,也没有钱请护理,他又送来了2000多元。

现在我又到成都二医院来了,仍没有钱请护理,但我再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他也是靠工资吃饭的人,也有老婆孩子。

我老公不来看我。他说他到上海打工去了。前些天他到医院给我请了一个护理后就再也没来过。现在每月1800元的护理费还欠着。护理阿姨说,她还有一家老小,如果钱还欠着,她就不能再护理我了。

我一直有一个梦想,社会上能有一个好心人,帮我出一点护理费。我也知道我老公没能力,哪怕他承担三分之一,还是能凑起来的。我以前好想回家,现在我不想回家了。回家我就可怜,回去没人照顾我,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得褥疮。

只要有个人照顾我一下,我就能坚强地活下去。医生说,我站起来希望像得诺贝尔奖那么小,但是我想只要我坚持锻炼,起码能坐起来。这样我就能回去照顾我儿子,我儿子很聪明。今后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王立兰(口述)
2009年3月26日